24491

列傳第二十　南史三十

李　延壽

何尚之 子偃 孫戢 偃弟子求 求弟點 點弟胤 胤從弟炯 尚之弟子昌寓 昌寓子敬容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灊人也曾祖準高尚不應徵辟祖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爲常三年服竟義熙五年吳興武康縣人王延祖爲劫父睦以

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
叔度爲尚書議曰設法止姦必本於情理非謂一人爲劫
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
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解腕求
於情可愍並合從原從之後爲金紫光祿大夫吳郡太
守太保王弘每稱其清身絜巳尚之少頗輕薄好摴蒲及
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爲陳郡謝混所知與之游處家
貧初爲臨津令宋武帝領征西將軍補主簿從征長安以
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病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以從征之
勞賜爵都鄉侯少帝即位爲廬陵王義眞車騎諮議參軍

義眞與司徒徐羡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
尚之諫戒不納義眞被廢入爲中書侍郎遷吏部郎告休
定省傾朝送別於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
相送可有幾客荅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
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甞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
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後
拜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
爲文帝所知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長史劉
斌爲丹楊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爲之立宅南郭外立學聚
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

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游謂之南學王球常云尚之
西河之風不墜尚之亦云球正始之風尚在尚之女適劉
湛子黯而湛與尚之意好不篤湛欲領丹楊乃徙尚之爲
祠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尚之甚不平湛誅遷吏部尚書時
左衛將軍范曄任參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白文帝宜
出爲廣州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以鈇鉞屢誅大臣有虧
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引升後進曄事跡未彰便豫
相黜斥萬姓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爲信受讒說但使
共知如此不憂致大也曄後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二十
三年爲尚書左僕射是歲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

蓬萊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
役人尚之又諫上不許曰小人常自暴背此不足爲勞時
上行幸還多侵夜尚之又表諫上優詔納之先是患貨少
鑄四銖錢人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以取銅上患之二十
四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議以一大當兩以防翦鑿議
者多同尚之議曰凡創制改法宜順人情未有違衆矯物
而可久也泉布廢興驟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
憒亂人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
宜守長世之業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
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中領軍沈演之以爲若以大當兩

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上
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二十
八年遷尚書令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
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文帝與江夏王
義恭詔曰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任遇有殊便當未宜申
[illegible]羊即羊玄保孟即孟顗尚之既任事上待
之愈[illegible]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
以嗤焉[illegible]或遣軍北侵資給戎旅悉以委之元凶弒立進
位司空尚書令時三方興義將佐家在都者劭悉欲誅之
尚之誘說百端並得全免孝武即位復為尚書令丞相南
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質反義宣司馬竺超之質長史陸展
兄弟並應從誅尚之上言於法為重超之坐者由是得原
時欲分荊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議以為
宜在巴陵尚之議曰夏口在荊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
梁實為津要於事為允上從其議荊揚二州戶口居江南
之半江左以來揚州為根本委荊州以閫外至是並分欲
以削臣下之權而荊揚並因此虛耗尚之建言宜復合二
州上不許大明二年以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
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
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

朝廷敦勸甚苦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尚之愛尚文義老而不休與大常顏延之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常謂延之為獲延之目尚之為猴同游大子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為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有人嘗求為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敗風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延之大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子何疑焉所與延之論議往反並傳於世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執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故一無薦舉既以此致

怨亦以此見稱復以本官領中書令薨年七[illegible]九贈司空謚曰簡穆公子偃

偃字仲弘元嘉中位太子中庶子元凶弒立以偃為侍中掌詔誥時尚之為司空尚書令偃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為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機宜曲得時譽會孝武即位任遇無改歷位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時求讜言偃以為宜重農卹本并官省事考課以知能否增奉以除吏姦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別其任改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轉吏部尚書尚之去選未五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為榮侍中顏竣至是始貴與偃俱在門下以文義賞會相得甚歡

竣既任遇隆密謂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殊意稍不悅及偃代竣領選竣逾憤懣與偃遂隙竣時權傾朝野偃不自安遂發悸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靈不仕孝武遇偃既深備加醫療乃得差偃素好談玄注莊子逍遙篇傳於時卒官孝武與顔竣詔甚傷惜之謚曰靖子戢

戢字惠景選尚宋孝武長女山陰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中書郎景和世山陰主就帝求吏部郎褚彥回侍己彥回雖拘逼終不肯從與戢同居止月餘日由是特申情好元徽初彥回參朝政引戢為侍中時年二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辭內侍改授司徒左長史齊高帝為領軍與戢來往數申懽宴帝好水引餅戢每設上焉久之復為侍中累遷高帝相國左長史建元元年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尋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彥回以戢資重欲加散騎常侍彥回曰宋時王球從侍中中書令單作吏部尚書資與戢相似領選職方昔小輕不容頓加常侍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既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便有三蟬若帖以驍游亦不為少乃以戢為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戢美容儀動止與褚彥回相慕時人號為小褚公家業富盛性又華侈衣被服飾為奢麗出為吳興太守上頗好畫扇宋孝武賜戢蟬雀扇善畫者顧景

秀所畫時吳郡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巧絕戢因王
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卒年二十六謚懿子女爲鬱林
王后父追贈侍中右光祿大夫
求字子有偃第二子也父鑠仕宋位宜都太守求元嘉末爲
文帝挽郎歷位太子洗馬丹楊郡丞清退無嗜慾後爲大
司中舍人泰始中妻亡還吳葬舊墓除中書郎不拜仍住
吳隱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宋明帝崩出奔國
哀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野外拜
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船逃歸吳隱武丘山齊永明四年拜
太中大夫不就卒初求父鑠素有風疾無故害婦王氏

坐法死求兄弟以此無宦情求弟點
點字子晳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
昏宦尚之強爲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
本志遂得罷點明目秀眉容皃方雅眞素通美不以門戶
自矜博通群書善談論家本素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
城府性率到好狎人物遨游人間不簪不帶以人地並高
無所與屈大言踑踞公卿敬下或乘柴車躡草屩恣心所
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爲孝隱士弟胤爲小隱士大夫
多慕從之時人稱重其通號曰游俠處士兄求亦隱吳郡
武丘山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腰帶減半宋太始

末徵爲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並不
就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會稽孔德璋爲莫逆友點門世
信佛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德璋爲築室焉園有卞忠
貞冢點植花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酹之招攜勝侶及名德
桑門清言賦詠優游自得初褚彥回王儉爲宰相點謂人
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向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
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嶷命駕
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
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
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盃徐景山酒鎗

點少時嘗患渴利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
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
差時人以爲淳德所感性通悅好施遠近致遺一無所逆
隨復散焉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
言旁人禽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令告有司
盜懼乃受之點雅有人倫鑒多所甄拔知吳興丘遲於幼
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哀樂過人嘗行逢葬者
歎曰此哭者之懷豈可思邪於是悲慟不能禁老又娶魯
國孔嗣女嗣亦隱者點雖昏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
之人莫諭其意吳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爲詩有高言點荅

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雖戲而融久病之及點後
昏融始爲詩贈點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淫點亦病之
永元中崔惠景圍城人間無薪點悉伐園樹以贍親黨惠
景性好佛義先慕交點點不顧之至是乃逼召點點裂裳
爲袴往赴其軍終日談說不及軍事其語默之迹如此惠
景平後東昏大怒欲誅之王瑩爲之懼求計於蕭暢暢謂
茹法珍曰點若不誘賊共講未必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
封東昏乃止梁武帝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論舊賜以鹿
皮巾等并召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贈詩酒恩禮如
舊仍下詔徵爲侍中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辭疾不起復

下詔詳加資給並出在所日費所須太官別給天監二年
卒詔給第一品材具喪事所須内監經理點弟胤
胤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胤叔年八歲居憂毀若成
人及長輕薄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
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内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
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仕齊爲建
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反
歷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尚書令王儉受詔撰新禮未就
而卒又使特進張緒續成緒又卒屬在司徒竟陵王子良
子良以讓胤乃置學士二十人佐胤撰録後以國子祭酒

與太子中庶子王瑩並為侍中時胤單作祭酒疑所服陸
澄博古多該亦不能據遂以玄服臨試爾後詳議乃用朱
服祭酒朱服自此始也及鬱林嗣位胤為后族甚見親待
為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
已築室郊外恒與學徒游處其内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
未及發聞謝朏罷吳興郡不還胤恐後之乃拜表解職不
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胤尋有詔許
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胤二
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為大山胤為
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

永元中徵為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梁武帝霸朝建引為
軍謀祭酒并與書詔不至及帝踐阼詔為特進光祿大夫
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敕諭意并徵謝朏杲之先至胤
所胤恐朏不出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牀
跪受詔出就席伏讀胤因謂杲之曰吾昔於齊朝欲陳三
兩條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雙闕
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
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懸法於其上浹日而收之象
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鼎者神器有國所先圓丘
國郊舊典不同南郊祠五帝靈威仰之類圓丘祠天皇大

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
始不宜遂因前謬卿宜陳之杲之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
國典此當敬俟叔孫生耳及杲之從謝朏所還問胤以出
期胤知朏已應召答杲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
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失色不能答胤反謂曰卿何不
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游邪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
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胤朏
俱前代高士胤劇名譽尤邁矣杲之還以胤意奏聞有敕
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又敕山陰庫錢月給五萬又不受
乃敕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簡

[illegible]加禮敬乃中書舍人[illegible]式閒談論終日胤以若邪處勢迫
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西起學舍即林成援
因巖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啟閉僮僕無得至
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游之胤初遷將築室忽見
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
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胤依言而卜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
皆倒拔唯胤所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
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胤別胤送至
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游路斷自非降貴
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游於今絕矣執手涕零何氏

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葬吳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胤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至吳居武丘山西寺講經論學僧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胤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於秦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死日胤在波若寺見一名僧授胤香奩并函書云貧道發自揚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奩乃藏公所常用又於寺內立明珠柱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啓昭明太子太子欽其德遣

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

先是胤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見一神女并八十許人並衣帢行列在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既而疾困不復療初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䱉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岏曰䱉之就脯驟於屈申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竒獷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廚

永爲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岏議大怒汝南周顒與胤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啟鑾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媿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故胤末年遂絕血味胤注百論十二門論各一卷註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子撰亦不仕有高風

何炯字士光胤從弟也父撙太中大夫炯年十五從胤受業一朞並通五經章句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曰叔寶神清杜乂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從兄戢謂人曰此子非止吾門之寶亦爲一代偉人炯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㝢謂曰求點皆已高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梁仁威南康王限內記室書侍御史以父疾陳解炯侍疾踰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藉地腰腳虛腫醫云須服豬蹄湯炯以有肉味不肯服

親友請譬誓終於不回遂以毀卒先是謂家人曰王孫玄晏所尚不同長魚慶緖於事爲得必須儉而中禮無取苟異月朝十五日可置一甌麤粥如常日所進又傷兩兄並淡仕進故祿所不及恐而今而後溫飽無資乃潸然下泣自外無所言

何昌㝢字儼望尚之弟子也父佟之位侍中昌㝢少而清靖獨立不羣所交者必當世清名是以風流籍甚仕宋爲尚書儀曹郎建平王景素征北南徐州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母老求祿出爲湘東太守還爲齊高帝驃騎功曹昌㝢在郡景素被誅昌㝢痛之至是啓高帝理其冤又與司空

褚彥回書極言之高帝嘉其義歷位中書郎王儉衞軍長史儉謂昌㝢曰後任朝事者非卿而誰臨海王昭秀爲荆州以昌㝢爲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事明帝將踐阼先使裴叔業齎旨詔昌㝢令以便宜從事昌㝢拒之曰國家委身以上流之重付身以萬里之事臨海王未有失寧得從君單詔邪即時自有啓聞須反更議叔業曰若爾便是拒詔拒詔軍法行事耳荅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詔者僕也君不能見殺政有泝流之計耳昌㝢素有名德叔業不敢逼而退上聞而嘉之昭秀由此得還都昌㝢後爲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㝢謂曰君是誰後荅曰

子騫後昌寓圍扇掩口而笑謂坐客曰逕之華胄昌寓不
雜交游通和泛愛歷郡皆以清白稱後卒於侍中領驍騎
將軍贈太常謚曰簡子子敬容
敬容字國禮弱冠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梁
天監中爲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吏人稱之累遷守吏部
尚書銓序明審號爲稱職出爲吳郡太守爲政勤恤人隱
辯訟如神視事四年政爲天下第一吏人詣闕請樹碑詔
許之復爲吏部尚書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敬容身長八尺
白晳美鬚眉性矜莊衣冠鮮麗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
必須絜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

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鬢衣裳不整伏牀熨
之或暑月背爲之焦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爲尚書右僕
射參掌選事遷左僕射丹楊尹並參掌大選如故敬容接
對賓朋言詞若訥詶答二宮則音韻調暢大同中朱雀門
災武帝謂羣臣曰此門制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相顧
未荅敬容獨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爲名對五年
改爲尚書令參選事如故敬容久處臺閣詳悉晉魏以來
舊事且聰明識達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不休職隆任
重專預機密而拙於草隸淺於學術通包苴餉餽無賄則
略不交語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

貪悋為時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大
為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遂不能
答又多漏禁中語故嘲誚日至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
邴吉遠近荅曰如明公之與蕭何時蕭琛子巡頗有輕薄
才因製卦名離合等詩嘲之亦不屑也帝嘗夢具朝服入
太廟拜伏悲感旦於延務殿說所夢敬容對曰臣聞孝悌
之至通於神明陛下性與天道故應感斯夢上極然之便
有拜陵之議後坐妾弟費惠明為道倉丞夜盜官米為禁
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為將軍敬容以書解惠明
譽前經屬事不行因此即封書以奏帝大怒付南司推劾

史中丞張綰奏敬容協私罔上合棄市詔特免職到溉
[illegible]朱异曰天時便覺開霽其見嫉如此初沙門釋寶誌嘗
[illegible]敬容曰君後必貴終是何敗耳及敬容為宰相謂何姓
當為其禍故抑沒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竟為河東所敗中
大同元年三月武帝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惠經敬容啓預
聽敕許之又起為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
時賓客門生諠譁如昔冀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
草萊之人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
將不敢呵灰然不無其漸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弔也昔流
言裁至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

自斥未有舋時釁而求親者也且纍紲之魚不念杯酌之
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納
言加首鳴玉在腰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趨武帳可
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爰絲
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觖望萬分竊不爲左右
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時不能謝絕賓客猶交黨援卒
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於斯人人所以頗猶有
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
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
之意未可爲智者說矣夫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

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
仲尼能改之言惟二貞吏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
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
冀也僕東皐鄙人入穴非無銜窶恥天下之士不爲執事
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太清元年遷太子
詹事侍中如故二年侯景襲鄴敬容自府移家臺內初景
渦陽退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衆並
沒朝廷以爲憂敬容尋見東宮簡文謂曰淮北始更有信
侯景定得身免敬容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簡文失
色問其故對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簡文頻於玄

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
謂孜曰昔晉氏喪亂頗由祖尚虛玄胡賊遂覆中夏今東
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爲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
徵也三年卒于圍內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奉佛
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爲伽藍趨權者因助財
造構敬容並不拒故寺堂宇頗爲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爲
衆造寺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
[illegible]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敬容特爲從兄胤所親愛胤在
[illegible]山甞疾篤有書云田疇館宇悉奉衆僧書經並歸從
[illegible]其見知如此敬容唯有一子年始八歲在吳臨還

與胤別胤問名敬容曰仍欲就兄求名胤即命紙筆名曰
瑴曰書云兩玉曰瑴吾與弟二家共此一子所謂瑴也位
祕書丞早卒

論曰尚之以雅道自居用致公輔行己之迹動不踰閑及
乎洗閤取譏皮冠獲誚貞粹之地髙人未之全許然父子
一時並處權要雖經屯詖咸以功名自卒古之所謂巧宦
此之謂乎點胤弟兄俱云遁逸求其蹈履則非曰山林察
其持身則未捨名譽觀夫子晳之赴惠景子秀之矯敬冲
以迹以心居然可測而髙自標致一代歸宗以之入用未
知所取斯殆虛勝之風江東所尚不然何以至於此也昌

屬雅仗名節殆曰人望誠容材實幹蠹賄而敗業惜乎

列傳第二十　　南史三十

列傳第二十一　　南史三十一

李　延壽

張裕 子永　岱　岱兄子緒　緒子充
永子瓌　瓌子率　率弟盾　瓌弟稷
稷子嵊　稷從子種

張裕字茂度吳郡吳人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稱曾祖澄晉光祿大夫祖彭祖廣州刺史父敞侍御史度支尚書吳國內史茂度仕爲宋武帝太尉主簿揚州中從事累遷別駕　帝西伐劉毅北伐關洛皆居守留任州事出爲都督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綏靜百越嶺外安之元嘉元年爲侍中都督益州刺史帝討荆州刺史謝晦詔益州遣

軍襲江陵晦平西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善議者疑其
出軍遲留弟邵時為湘州刺史起兵應大駕上以邵誠節
故不加罪累遷太常以脚疾出為義興太守上從容謂曰
勿以西蜀介懷對曰臣不遭陛下之明墓木拱矣後為都
官尚書以疾就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茂度內足於財
自絕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為居止優游野澤如此者七
八年除會稽太守素有吏能職事甚理卒於官謚曰
演位太子中舍人演四弟鏡永辯岱俱知名時謂
龍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顏談義飲酒
而鏡靜默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

牀坐聽[illegible]義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
復酬叫仕至新安太守演鏡兄弟中名最高餘並不
初裕曾祖澄當葬其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其處年過百
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
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而云甘　子孫遂
云
永字景　為郡主簿　遷尚書中兵郎先是尚書中條
制繁雜元嘉十八年欲加脩撰徙永為刪定郎掌其任二
十二年除建康令所居皆有稱績又除廣陵王誕北中郎
錄事參軍永涉獵書史能為文章善隸書騎射雜藝觸類

兼善又有巧思益為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啟輒執玩咨嗟自嘆供御者了不及也二十三年造華林園玄武湖並使永監統凡所制置皆受則於永永既有才能每盡心力文帝謂堪為將二十九年以永為揚威將軍冀州刺史加都督王玄謨申坦等諸將經略河南進攻碻磝累旬不拔為魏軍所殺甚衆永即夜撤圍退軍不報告諸將衆軍驚擾為魏所乘死敗塗地永及申坦並為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繫於歷城獄文帝以屢征無功將不可任詔責永等與思話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三十年元凶弑立起永為青州刺史及司空南譙王義宣起義又改永為冀州刺史加都督永遣司馬崔勳之中兵參軍劉宣則二軍馳赴國難時蕭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緝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書勗之使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效平勃亡私之美事平召為江夏王義恭大司馬從事中郎領中兵孝武孝建元年臧質反遣永輔武昌王渾鎮京口大明三年累遷廷尉上謂曰卿既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復無冤人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鍾聲嘶孝武嘗以問永永答鍾有銅滓乃扣鍾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明帝即位為青冀二州刺史

監四州諸軍事統諸將討徐州刺史薛安都累戰剋捷破
薛索兒又遷鎮軍將軍尋為南兖州刺史加都督時薛安
都據彭城請降而誠心不款明帝遣永與沈攸之重兵迎
之加督前鋒諸軍事進軍彭城安都招引魏兵既至永狼
狽引軍還為魏軍追大敗復遇寒雪士卒離散永脚指斷
落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三年徙會稽太守加都督將軍
如故以北行失律固求自貶降號左將軍永痛悼所失之
子有兼常哀服制雖除猶立靈坐飲食衣服待之如生每
出行常別具名車好馬號曰侍從有軍事輒語左右報郎
君知也以破薛索兒功封孝昌縣侯在會稽賓客有謝方

童阮須何逵之等竊其權賄貨盈積方童等坐下獄死永
又降號冠軍將軍廢帝即位為右光祿大夫侍中領兵成
王師出為吳郡太守元徽二年為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
加都督永少便驅馳志在宣力其為將帥能與士卒同甘
苦朝廷所給賜脯餼必棊坐齊割手自頒賜年雖已老志
氣未衰優游閑任意甚不樂及有此授喜悅非常即日命
駕還都未之鎮遇桂陽王休範作亂永率所領屯白下休
範至新亭前鋒攻南掖門永遣人覘賊既反唱言臺城陷
永衆潰棄軍還以舊臣不加罪止免官削爵以愧發病卒
岱字景山州辟從事累遷東遷令時殷沖為吳興太守謂

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棲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
大至後爲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
從實還養有司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
知仁不須案也累遷山陰令職事閑理巴陵王休若爲北
徐州未親政事以岱爲冠軍諮議參軍領彭城太守行府
州國事後臨海王爲征虜廣州豫章王爲車騎揚州
晉安王爲征虜南兗州岱歷爲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
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得或謂岱曰主王既幼執事多門
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
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

吏尋才用多少耳入爲黃門郎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爲南
徐州割吳郡屬爲高選佐史孝武岱謂曰卿美效夙著
兼資宦已多今欲用卿爲子鸞別駕總刺史之任無謂小
屈終當大申也帝亡岱累遷吏部郎泰始末爲吳興太守元
徽中爲益州刺史加都督數年益土安其政累遷吏部尚
書王儉爲吏部郎時專斷曹事岱每相違執及儉爲宰相
以此頗不相善兄子瓌弟恕誅吳郡太守劉遐齊高帝欲
以恕爲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高帝曰
恕爲人我所悉其又與瓌同勳自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
賜祿此所不論語功推事臣門之恥加散騎常侍建元元

年中詔序朝臣欲以右僕射擬岱褚彥回謂得此過優若別有忠誠特宜升引者別是一理詔更量出為吳郡太守高帝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勅曰大郡任重乃未欲回換但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為護軍加給事中岱拜竟詔以家為府武帝即位復為吳興太守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寬恕著名遷[illegible]兗州刺史未拜卒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中家業張減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謚曰貞子

緒字思曼岱兄子也父演宋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鏡比之樂廣敷云是我輩人暢言於孝武帝用為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諮詳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 以經懷宋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淡轉太子中庶子 州太中正遷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為官職復轉中庶子後為侍中遷吏部郎參掌大選元徽初東宮官罷選曹擬舍人王儉格外記室緒以儉人地兼美宜轉秘書丞從之 又遷侍中嘗私謂客曰一生不解作諾有以告褚彥回者由是出為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昇明二年自祠部尚書為齊高帝太傅長史建元元年為中書令緒善談玄深見 異僕射王儉嘗云緒過江所未有

臣之言可求之耳不知陳仲弓黄叔度能過之不篤幸莊嚴
寺聽僧達道人講維摩坐遠不聞緒言上難移緒乃遷僧
達以近之時帝欲用緒為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
清望誠美選也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彥回曰儉少年或
未憶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
為則先是緒諸子皆輕俠中子充少時又不護細行儉又
以為言乃止及立國學以緒為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以王
延之代緒為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季琰為此職今
以王延之張緒為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實為未易緒長
於周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

武帝即位轉吏部尚書 如故永明二年領南郡王師
加給事中三年轉太子 給事如故緒每朝見武帝
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 以德貴緒遷散騎常侍
金紫光祿大夫師如故 十人復領中正長沙王
晃屬選用吳郡聞人邕 緒以資籍不當執不許
晃遺書於緒固請之緒 謂晃信曰此是身家州鄉殿
下何得見逼乃止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見者肅然
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劉悛之為益州獻蜀柳
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舊宮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
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

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此王儉爲尚書令丹楊尹時諸令
史来問訊有一令史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曰經
與誰共事荅云十餘歲在張令門下儉目送之時尹丞殷
存至在坐曰是康成門人也七年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
酒武帝敕王晏曰吾欲以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
爲如何子良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緒口不言利有財
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爲之辦飧然
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殯遺命凶事不設柳翣上以蘆
葭轜車引柩靈上置盃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敬緒事之
如親兄齎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追贈
散騎常侍特進光祿大夫謚簡子子完宋後廢帝時爲正
員郎險行見寵坐廢錮完弟允永明中安西功曹淫通殺
人伏法允兄充充知名

充字延符少好逸遊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右
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紲脫韝拜於水次緒曰一身
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
至来歲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脩改多所
該通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歷尚書殿中
郎武陵王友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齊武帝皆取決焉
儉方聚親賓充縠巾葛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

及聞武帝欲以緒爲尚書僕射儉執不可充以爲慍與儉書曰頃日路長霖霞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閑鎌採之暇時復引軸以自娛逍遥乎前史從横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一息年升降之塗不一故金剛水柔性之别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充生平少長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峯横海岸至如彯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由氣岸疎凝情途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邅回於在世長羣魚鳥畢景松阿雜復玉没於訪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汎於漁父之遊偃息於卜居之會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驚巖罩日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柏陰森相繚於澗側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於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卧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隔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歲路未強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横海望可謂德盛當時孤松獨秀者也而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渭川之甿佇簪裾而竦歎得無惜乎充岷西百姓岱表一人蠶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時人

騁辯談容與於魯衛之間其應甚矣然舉世謂充爲狂
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閽見掃心胷述平生論
語默所可通夢交魂推襟送抱者唯丈人而已關廷夐阻
書罷莫因儻遇樵夫妄塵執事儉以爲脫略弗之重仍以
書示緒緒杖之一百又爲御史中丞到撝所奏免官禁錮
沈約見其書歎曰充始爲之敗終爲之成久之爲司徒諮
議參軍與琅邪王思遠同郡陸惠曉等並爲司徒竟陵王
賓客累遷義興太守爲政清淨吏人便之後爲侍中梁武
帝兵至建鄴東昏逢殺百官集西鍾下召充充不至武帝
霸府建以充爲大司馬諮議參軍天監初歷太常卿吏部

尚書居選以平允稱再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登堂講說
皇太子以下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illegible]立
不敢當再遷尚書僕射頃之出爲吳郡太守下車恤貧老
故舊莫不忻悅卒於吳郡謚曰穆子子最嗣
瓌字祖逸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永之子也仕宋累遷
桂陽內史不欲前兄瑋處祿自免不拜後爲司徒右長史
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初瓌父永拒桂陽王休範於白
下敗績阮佃夫等欲加罪齊高帝固申明之瓌由此感恩
自結後遭父母喪還吳持服昇明元年劉彥節有異圖弟
遐爲吳郡潛相影響齊高帝密遣殿中將軍卞白龍令瓌取

遐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常有父時舊部曲數百遐召瓌
委以軍事瓌僞受命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斬之郡内
莫敢動事捷高帝以告左軍張冲冲曰瓌以百口一擲出
手得盧矣即授吳郡太守錫以嘉名封義城縣侯從弟融
聞之與瓌書曰吳郡何晚何須王反聞之嗟驚乃是阿兄
郡人顧暠陸閑並少年未知名瓌並引爲綱紀後並立名
世以爲知人齊建元元年改封平都侯遷侍中與侍中沈
文季俱在門下高帝常謂曰卿雖我臣我親卿不異賾嶷
等文季每還直器物若遷瓌止朝服而已時集書每兼門
下東省實多清貧有不識瓌者常呼爲散騎出爲吳興太

守以既有國秩不取郡奉高帝敕上庫別藏其奉以表
其清武帝即位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徵拜左戶
尚書加右軍將軍還後安陸王緬臨雍州行部登蔓岩有
一老叟來乞緍問何不事產而行乞邪荅曰張使君臨州理
物百姓家得相保後人政嚴故至行乞緍由是深加嗟賞
後拜太常自謂閑職輒歸家武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
與既富貴那復欲委去瓌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就
閑廄有事復牽來帝猶怒遂以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鬱
林之廢朝臣到宮門參承明帝瓌託脚疾不至海陵立明
帝疑外藩起兵以瓌鎮石頭督衆軍事瓌見朝廷多難遂

謂臥疾建武末屢啓求還吳見許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或
有譏其衰暮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
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耳明帝疾甚防疑大司馬王敬則
以瓌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爲之備及敬則反瓌遣兵迎
拒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人間事平
還郡爲有司奏免官削爵永元初爲光祿大夫三年梁
武帝起兵東昏假瓌節戍石頭尋棄城還宮梁天監元年
拜給事中右光祿大夫以脚疾拜於家四年卒瓌有子十
二人常云中應有好者子率知名
率字士簡性寛雅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爲詩一篇或

不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
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毁更爲詩示焉
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
少玄家有父澄書萬餘卷率與少玄善遂通書籍盡讀之
書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陸厥幼相
友狎甞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遇任昉在焉約謂昉曰此
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識之由此與昉友梁天監
初爲司徒謝朏掾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
古婦人事使工書人琅邪王琛吳郡范懷約等寫給後宮
率取假東歸論者謂爲傲世率懼乃爲待詔賦奏之甚見

稱賞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皐速而不工卿可謂兼
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武帝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
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得人今為盛率奏詩往反六
首後引見於玉衡殿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卿言
宰相是何人不從天下不由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復以禮
律為意便是其人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胄未有為之
者今以相處為卿定名譽尋以為秘書丞掌集書詔策四
年褉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率
與到溉周興嗣為賦武帝以率及興嗣為工其年父憂去
職有父時妓數十人其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

之求娉謳者不願遂出家為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乃飛
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武帝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
時論服闋久之不仕七年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軍俄
直壽光省脩丙丁部書抄累遷晉安王宣惠諮議參軍率
在府十年恩禮甚篤後為揚州別駕率雖歷居職務未嘗
留心簿領及為別駕奏事武帝覽牒問之並無對但答云
事在牒中帝不悅後歷黃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丁所生
母憂率嗜酒不事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
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太半問其故答曰雀鼠耗率笑
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自少屬文七略及藝文志所

載詩賦今亡其文並有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四
十卷行於世子長公孝弟有
質字元宣以謹重稱爲無錫令遇劫問劫何須劫以刀斫
其頰眉目咄咄不易餘無所言於是生資皆盡不以介懷
爲湘東王記室出監富陽令廉然獨處無所用心身死之
日家無遺財唯有文集並書千餘卷酒米數甕而已
稷字公喬環弟也幼有孝性所生母劉無寵遘疾時稷年
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每劇則累夜不寢及終毀瘠過人杖
而後起見年輩幼童輒哽咽泣淚州里謂之淳孝長兄瑱
好彈箏　以劉氏先執此伎聞瑱爲清調便悲感頓絕遂

終身不聽之性疎率　悟有才略起家著作佐郎不拜父
求及嫡母丘相繼殂六年廬于墓側齊永明中爲豫章
王主簿與彭城劉繪俱見禮接未嘗被呼名每呼爲劉四
張五以貧求爲剡令略不視事多爲小山遊會山賊唐㝢
之作亂稷率屬部人保全縣境所生母劉先假葬琅邪黃
山建武中改申葬禮賻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絕事畢隨以
還之自幼及長數十年中常設劉氏神坐出告反面如事
生焉歷給事中黃門侍郎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
改永寧爲長寧永元末爲侍中宿衛宮城梁武師至兼衛
尉江淹出奔稷兼衛尉卿副王瑩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東

昏淫虐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就稷謀乃使直閤張齊行弑于含德殿稷乃召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議遣國子博士范雲中書舍人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詣武帝以稷爲侍中左衛將軍遷大司馬左司馬梁朝建爲散騎常侍中書令及上即位封江安縣子位領軍將軍武帝嘗於樂壽殿內宴稷醉後言多怨辭形於色帝時亦酣謂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袖提帝首衣染天血如卿兄弟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得言無勲東昏暴虐義師亦來伐之豈在臣而已帝捋其鬚曰張公可畏人中丞陸杲彈稷云領軍張稷門無忠貞官必險達殺君害主

業以爲常武帝留中竟不問累遷尚書左僕射帝將幸稷宅以盛暑留幸僕射省舊臨幸供具皆酬太官饌直帝以稷清貧手詔不受其獻宋時武帝經造張永至稷三世並降萬乘論者榮之稷雖居朝右每慙口實乃名其子伊字懷尹霍字希光畯字農人同字不見見字不同以旌其志既懼且恨乃求出許之出爲青冀二州刺史不得志常閑居讀佛經禁防寬弛僚吏頗致侵擾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州城乃害之有司奏削爵土稷性明烈善與人交歷官無畜聚奉祿皆頒之親故家無餘財爲吴興太守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職政稱寬恕初去郡就僕射徵道出吴

鄉人候稷者滿水陸稷單裝徑還都下人莫之識其率素
如此稷長女楚媛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是逢稷見害女
以身蔽刃先父卒稷與族兄充融卷俱知名時人云充融
卷稷爲四張卷字令遠少以和理著稱能清言位都官尚
書天監初卒稷子嵊
嵊字四山稷初爲剡令至嵊亭生之因名嵊字四山少敦
孝行年三十餘猶班衣受稷杖動至數百收淚歡然方雅
有志操能清言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不聽
音樂弟淮言氣不倫嵊垂泣訓誘起家秘書郎累遷鎮南
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王暇日玄言因爲之筮得節卦謂

嵊曰卿後當東入爲郡恐不得終其天年嵊曰貴得其所
耳時伏挺在坐曰君王可畏人也還爲太府卿吳興太守
侯景圍建鄴遣弟伊率郡兵赴援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違
難東歸嵊往見之謂曰賊臣憑陵人臣効命之日今欲收
集兵刃保據貴鄉雖復萬死誠亦無恨浚固勸嵊舉義時
邵陵王綸東奔至錢唐聞之遣前舍人陸丘公板授嵊征
東將軍嵊曰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
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嵊嵊斬其使仍遣軍破神
茂侯景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助神茂擊嵊嵊軍敗乃釋戎
服坐於聽事賊臨以刃終不屈執以送景景將舍之嵊曰

逺為辛乃殺之子弟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嵊
曰吾一門已在鬼録不就爾乞恩於是皆死賊平元帝
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貞子嵊弟罣知
名

種字士苗永從孫也祖辯宋大司農廣州刺史父略太子
中庶子臨海太守種少恬靜居處雅正傍無造請時人語
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虚學尚種有其風仕梁為中軍
宣城王府主簿時已四十餘家貧求為始豐令及武陵王
紀為益州刺史重選府僚以種為左西曹掾種辭以母老
為有司奏坐免侯景之亂奉母東奔鄉里母卒種時年

五十而毁瘠過甚又迫以凶荒未葬服雖畢居家飲食恒
若在喪長景平初司徒王僧辯以狀奏起為中從事并為具
葬禮葬訖種方即吉僧辯又以種年老無子賜以妾及居
處之具陳武帝受禪為太常卿歷位左戶尚書侍中中書
令金紫光禄大夫種沈深虚靜識量宏博時以為宰相之
器僕射徐陵甞抗表讓位於種以為宜居左執其為所推
如此卒贈特進謚元子種仁恕寡欲雖歷顯位家産屢空
終日晏然不以為病太建初女為始興王妃以居處僻陋
特賜宅一區又累賜無錫嘉興縣秩嘗於無錫見重囚在
獄天寒呼因暴曰遂失之帝大笑而不深責有集十四卷

稜亦清靜有識度位司徒左長史贈光祿大夫

論曰張裕有宋之初早參霸政出內所歷莫非清顯諸子並荷崇搆克舉家聲其美譽所歸豈徒然也思曼立身簡素殆人望乎夫濯纓從事理存無二取信一主義絕百心以永元之末人憂塗炭公裔重閨之內首創大謀而旋見猜嫌又況異於斯也然則士之行己可無深議四小赴之方可謂矯其違矣

列傳第二十一　南史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二　南史三十二

張邵子敷　孫沖　兄子暢　暢子融

張寳積　徐文伯

李延壽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初為晉琅邪內史王誕龍驤府功曹桓玄徙誕於廣州親故咸離棄之唯邵情禮彌謹流涕追送時寇亂年飢邵贍給其妻子桓玄篡位父敞先為尚書以答事微誤降為廷尉卿及武帝討桓玄邵白敞表獻忠款帝大悅命署其門曰有犯張廷尉家者以軍法論事平以敞為吳郡太守王謐為揚州召邵補主簿劉毅位居亞相好士愛才當世莫不輻湊唯邵不往親

故怪而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言於
帝帝益親之轉太尉參軍署長流賊曹盧循至蔡洲武帝
至石頭使邵守南城時百姓水際望賊帝不解其意以問
邵邵曰節鉞未反奔散之不暇亦何暇觀望今當無復恐
耳帝以邵勤練憂公重補州主簿邵悉心政事精力絕人
及誅劉藩邵時在西州直廬即夜誡眾曹曰大軍當討
可各各條倉庫及舟船人領至曉取辦旦日帝求諸簿最
應時即至怪問其速諸曹答曰宿受張主簿處分帝曰張
邵可謂同人憂慮矣九年世子始開征虜府以邵補錄事
參軍轉號中軍遷諮議參軍領記室十一年武帝北伐

請見曰人生危脆宜有遠慮若穆之邂逅不幸誰可代
之尊業如此若有不諱則處分云何帝曰此自委穆之與
卿耳青州刺史檀祗鎮廣陵輒率眾至滁中掩討亡命劉
穆之慮其為變議欲遣軍邵曰檀韶據中流道濟為軍首
若有相疑之跡則大府立危不如逆遣慰勞必無患也祗
果不動及穆之暴卒朝廷恇懼便發詔以司馬徐羨之代
邵獨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行之義宜須諮信
反方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大府事悉諮徐司馬其餘啟
還武帝善其臨事不撓得大臣節十四年世子改授荊州
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外出敢以死請世子竟

不行文帝爲中郎將荆州刺史以邵爲司馬領南郡相衆
事悉決於邵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臨沮伯分荆州立湘
州以邵爲刺史將署府邵以長沙内地非用武之國置府
妨人乖爲政要從之荆州刺史謝晦反遣書要邵邵不發
函使呈文帝元嘉五年轉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
史加都督初王華與邵不和及華參要親舊爲之危心邵
曰子陵方弘至公豈以私隙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及
至襄陽築長圍脩立堤堰創田數千頃公私充給丹淅二
州蠻屢爲寇邵誘其帥並出因大會誅之遣軍掩其村落
悉禽既失信羣蠻所在並起水陸路斷七年子敷至襄陽
定省當還都羣蠻欲斷取之會蠕蠕國使下蠻以爲是
敷因掠之邵坐降號揚烈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邵
爲撫軍長史持節南蠻校尉九年坐在雍州營私畜聚贓
貨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削爵土後爲吳興太守卒
追復爵邑謚曰簡伯邵臨終遺命祭以菜果葦席爲轜車
諸子從焉長子敷
敷字景徹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
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録之
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見從母悲感哽咽性整貴風韻甚
高好讀玄言兼屬文論初父邵使與高士南陽宗少文談

繫褰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握麈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宋武帝聞其美召見奇之曰貞千里駒也以爲太子中軍參軍數見接引累遷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上甚不悅遷正員中書郎敷小名檀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曰檀何如梨答曰梨是百果之宗檀何敢比也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管要務與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勿往詎可輕行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旁設二牀去壁三四尺

二客就席數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赳等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遷黃門侍郎始興王濬後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伯父茂度每止譬之輒更感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冀譬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未朞而卒孝武即位詔旌其孝道追贈侍中改其所居稱孝張里敷弟柬襲父封位通直郎柬勇力手格猛獸元凶以爲輔國將軍孝武至新亭柬出奔墜淮死子式嗣弟冲

沖字思約出繼伯父敷沖母戴顒女有儀範張氏內取則
焉沖少有至性隨從叔永為將帥除盱台太守永征彭城
遇寒軍人足脛凍斷者十七八沖足指皆墮齊永明八年
為假節監青冀二州行刺史事沖父初卒遺命祭我必以
鄉土所產無用牲物沖在鎮四時還吳國取果菜每至烝
嘗輒流涕薦焉仍轉刺史永元二年為南兗州刺史遷司
州裴叔業以壽春降魏又遷沖南兗州刺史竝未拜崔慧
景事平徵建安王寶夤還都以沖為郢州刺史一歲之中
頻授四州刺史至是乃受任封定襄侯梁武帝起兵手書
喻意又遣辯士說之沖確然不回東昏遣驍騎將軍薛元

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及糧運送沖使拒西師元嗣等懲
劉山陽之敗疑沖不敢進停住夏首浦聞梁武師將至元
嗣榮伯相率入郢城時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
昏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僧寄謂沖曰下官雖未
荷朝廷深恩實蒙先帝厚澤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實欲微
立塵効沖深相許諾共結盟誓分部拒守遣軍主孫樂祖
數千人助僧寄援魯山岸立城壘明年二月梁武圍魯山
城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沖中兵參軍陳光靜等
開出擊之光靜戰死沖固守不出病將死厲府僚以誠節
言終而卒元嗣榮伯與沖子孜及長史江夏程茂固守東

昏詔贈沖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元嗣等亹圍城之中無他
經略唯迎蔣子文及蘇侯神日禺中於州聽上祀以求福
鈴鐸聲晝夜不止又使子文導從登陴巡行且日輒復如
之識者知其將亡僧寄病死孫樂祖窘以城降郢被圍二
百餘日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魯山陷後二日程茂及元
嗣等議降使孜爲書與梁武帝沖故吏青州中從事房長
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操愈松竹郎君但當端坐畫
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幅巾待命以下從使君今若隨
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
不從卒以郢城降時以沖及房僧寄比臧洪之被圍也贈

僧寄益州刺史
暢字少微邵兄禕子也禕少有操行爲晉瑯邪王國郎中
令從王至洛還京都宋武帝封藥酒一甖付禕使密加酖
毒受命於道自飲而　暢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爲後進
之秀起家爲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
服盡哀爲論者所美弟牧嘗爲猘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蟇
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亦即愈累遷太子
中庶子孝武鎮彭城暢爲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
七年魏太武南征太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城太
武親率大衆去彭城數十里彭城衆力雖多軍食不足義

恭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議欲以車營爲函箱陳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城兵配護軍將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都二議未決更集羣僚謀之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讚今城內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若一旦動腳則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用下官請以頸血汙君馬跡孝武聞暢議謂義恭曰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太武得至仍登

城南亞父冢於戲馬臺立氊屋先是隊主蒯應見執其日晡時太武遣送應至小市門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人送酒二器甘蔗百挺求駱駝明日太武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遣送駱駝并致雜物使於南門受之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答云姓張孝伯曰張長史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因言說久之城內有具思者嘗在魏義恭遣視知是孝伯乃開門進餉物太武又求酒及甘橘暢宣孝武旨又致螺盃雜粽南土所珍太武復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借博具暢曰博具當爲申致有詔之言政可

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鄰國之君何為不稱詔
於鄰國之臣暢曰君之此稱尚不可聞於中華況在諸王
之貴而猶曰鄰國之君邪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鎮軍久闕
南信殊當憂邑若欲遣信當為護送暢曰此方間路甚多
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為白賊所斷暢
曰君著白衣故稱白賊邪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
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亦不離青
徐暢曰今者青徐實為有賊但非白賊耳又求博具俄送
與太武又遣送氊及九種鹽并胡豉云此諸鹽各有所宜
白鹽是魏主所食黑者療腹脹氣滿細剉取六銖以酒服之

胡鹽療目痛柔鹽不用食療馬脊創赤鹽駮鹽臭鹽馬齒
鹽四種並不中食胡豉亦中噉又求黃甘并云魏主致意
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
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為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
來暢又宣旨答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為來往所具李尚書
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又云魏主恨向所
送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當更送之脫須蜀馬亦有
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駟送自彼意非此所求義恭又餉
炬燭十挺孝武亦致錦一匹又曰知更須黃甘誠非所吝但
會不足周彼一軍向給魏主未應便乏故不復重付太武

復求甘蔗安石榴暢曰石榴出自鄴下亦當非彼所乏孝伯曰君南土膏粱何為著屩君而著此使將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誠為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太武又遣就二王借箜篌琵琶箏笛等器及棊子孝伯辭辯亦北土之美暢隨宜應荅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人並相視歎息時魏聲云當出襄陽故以暢為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三十年元凶殺逆義宣發哀之日即便舉兵暢為元佐位居僚首哀容俯仰蔭映當時舉哀畢改服著黃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不矚目見者皆願為盡命事平徵為吏部尚書封夷

道縣侯義宣既有異圖蔡超等以暢人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蠻校尉以授暢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荀僧寶下都因顏竣陳義宣釁狀僧寶有私貨停巴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路斷絕僧寶遂不得去義宣將為逆遣嬖人翟靈寶告暢暢陳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知暢不回勸義宣殺以徇衆賴丞相司馬竺超人得免進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人望暢雖署文檄而飲酒常醉不省文書隨義宣東下梁山戰敗於亂兵自歸為軍人所掠衣服都盡遇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因排玄謨上輿玄謨意甚不悅諸將請殺之隊主張世營救得免

執送都下廷尉尋見原起爲都官尚書轉侍中代子淹領太子右衛率孝武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故是奇才同義宣作賊亦能無咎非才何以致此暢乃厲聲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閤帝曰何事相苦初元凶時偃父尚之爲元凶司空義師至新林門生皆逃尚之父子與婢妾共洗黃閤故暢譏之孝建二年出爲會稽太守卒謚曰宣暢愛弟子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論者非之暢弟悅亦有美稱歷侍中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僞號召拜爲吏部尚書與鄧琬共輔僞政事敗悅殺琬歸降復爲太子中庶子後拜雍州刺史泰　六年明帝

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悅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守未拜卒暢子浩官至義陽王昶征北諮議參軍浩弟淹黃門郎封廣晉縣子太子左衛率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愆動至數千拜坐免官禁錮起爲光祿勳臨川內史後與晉安王子勛同逆軍敗見殺淹弟融

融字思光弱冠有名道士同郡陸脩靜以白鷺羽麈尾扇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解褐爲宋新安王子鸞行參軍王母殷淑儀薨後四月八日建齋并灌佛僚佐儭者多至一萬少不減五千融獨注儭百錢帝不悅曰融殊貧當

亭以佳禄出爲封溪令從叔永出後渚送之曰似聞朝旨
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及行路經嶂嶮
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
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終無懼色方詠曰乾魚
自可還其本鄉肉脯復何爲者哉又作海賦文辭詭激獨
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顧覬之覬之曰卿此賦實超玄
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
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覬與融兄有恩好覬
卒融身負墳土在南與交阯太守卞展善展於嶺南爲人
所殺融挺身奔赴舉秀才對策中第爲尚書殿中郎不就

除爲儀曹郎尋請假奔叔父喪道中罰幹錢敬道鞭杖五
十寄繫延陵獄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出
十爲左丞孫緬所奏免官後位攝祠部倉部二曹時領軍
劉勔戰死融以祠部議上應哭勔見從又俗人忌以正月
開太倉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尋兼掌正廚見宰殺回車徑
去自表解職再遷南陽王友融父暢爲丞相長史義宣事
難暢將爲王玄謨所殺時玄謨子瞻爲南陽王長史融啓
求去官不許融家貧欲禄乃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
昔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韋帶弱年所安
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人生多待榛栗棗脩女

贄旣長束帛禽鳥男禮巳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
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
得爲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
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
曰融天地之逸人也進不辯貴退不知賤實以家貧累積
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頓弱豈能山海陋祿申[illegible][illegible]累
所藉愛東平土風融亦欣晉平閑外時議以融非[illegible]才
竟不果辟齊太傅掾稍遷中書郎非其所好乞[illegible][illegible]散大
夫不許張氏自敷以來竝以理音辭修儀範爲事至融風
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異衆觀成市而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高帝
素愛融爲太尉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
不可有二即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麁故誠乃素
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
勝新也是吾所著巳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高帝出
太極殿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上曰何乃遲
爲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時魏主至淮而退帝問何意
忽來忽去未有荅者融時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
道而去公卿咸以爲捷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
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荅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

無臣法融假還鄉詣王儉別儉立此地舉袂不前融亦舉
手呼儉曰歟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爲慕
勢而令君爲趨士豈不善乎常歎云不恨我不見古人所
恨古人又不見我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
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
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爲異如此又爲長沙王鎮軍竟
陵王征北諮議並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二年摠明
觀講敕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事畢乃長歎
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爲御史中丞到撝所奏免官尋復
職融形貌短醜精神清澈王敬則見融革帶寬殆將至髀

謂曰革帶太急融曰旣非步吏急帶何爲融假東出武帝
問融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
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屋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
笑後使融接對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而言曰張融
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頻蹙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
夷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炙始行畢行炙人便去融欲求
鹽蒜口終不言方搖食指半日乃息出入朝廷皆拭目驚
觀之八年朝臣賀衆瑞公事融扶入拜起復爲有司所奏
見原遷司徒兼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爲諸暨令坐罪當死
欣時父興世討宋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融父暢興世以

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履爲負土成墳
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荅曰此乃是長
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黃門郎太子中
庶子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樂事嫂甚謹
父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以不同將見殺緣司
馬竺超人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後超人孫微冬月遭母喪
居貧融弔之悉脫衣以爲賻披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微豫
章王嶷竟陵王子良薨自以身經佐吏哭輙盡慟建武四
年病卒遺令建白旐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
曰吾生平所善自當陵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

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事哀畢各遣還
家曰吾生平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
閤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高談鮮能抗拒永明中遇
疾爲門律自序云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
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
政當有其體丈夫當删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
臨卒又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況文音情婉在其
韻吾意不然別遺爾旨吾文體英變變而屢奇豈吾天挺
蓋不隤家聲汝可號哭而看之融文集數十卷行於世自
名其集爲玉海司徒褚彥回問其故融云蓋玉以比德海

崇上善耳張氏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第六弟寶
積建武中出爲廬陵太守時名流謝瀹何點陸惠曉孔珪
至融弟鐵之舍點造坐便曰今日可謂盛集二五我兄弟
之流阿六張氏保家之子顧見王思遠曰卿詐作善非實
得也二五謂孔珪及融並第五寶積永元中爲湘州行事
蕭穎胄於江陵乗齊興詣穎胄舉動自若穎胄問何至之
晚答曰本朝危亂四海橫流既不能爲比干之死實未忍
爲微子之去是以至晚穎胄深以爲善即用爲相府諮議
位御史中丞融與東海徐文伯兄弟厚文伯字德秀濮
陽太守熙曾孫也熙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

留一瓠𤬏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
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生子秋
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呻聲甚悽愴秋夫問
何須荅言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痛猶難忍請
療之秋夫曰云何曆法鬼請爲芻人案孔穴針之秋夫如
言爲炙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
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秋夫生道度叔嚮皆能精其
道度有腳疾不能行宋文帝令乗小輿入殿爲諸皇子
療無不絶驗位蘭陵太守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絶而皆出
錢唐謂杜道鞠彈棊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胤圍棊徐道

度療疾也道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文伯亦精其業兼有學行倜儻不屈意於公卿不以醫自業融謂文伯嗣伯曰昔王微嵇叔夜並學而不能殺仲堪之徒故所不論得之者由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褚侍中澄當貴亦能救人疾卿此更成不達答曰唯達者知此可崇不達者多以爲深累旣鄙之何能不恥之文伯爲効與嗣伯相埒宋孝武路太后病衆醫不識文伯診之曰此石博小腸耳乃爲水劑消石湯病即愈除鄱陽王常侍遺以千金旬日恩意隆重宋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每至輒氣欲絕衆醫以爲肉癥文伯曰此髮癥以油投之即吐得物如髮

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挂門上適盡一髮而已病都差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診之曰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男左邊青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刀斧恐其變異請針之立落便寫足太陰補手陽明胎便應針而落兩兒相續出如其言子雄亦傳家業尤工診察位奉朝請能清言多爲貴遊所善事母孝謹母終毀瘠幾至自滅俄而兄亡扶杖臨喪撫膺一慟遂以哀卒嗣伯字叔紹亦有孝行善清言位正員郎諸府佐彌爲臨川王映所重時直閤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夏日常複

衣嗣伯爲診之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
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從頭
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絶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
杖防閤敢有諫者撾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
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
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爾恒發熱冬月猶單褌衫體更肥
壯常有嫗人患滞冷積年不差嗣伯爲診之曰此尸注也
當取死人枕煑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邊
腐缺服之即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衆醫不
能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蚘耳極難療當死人枕煑之

依語煑枕以湯投之得大利并蚘虫頭堅如石五升病即
差後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
入肝可覓死人枕煑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
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荅曰
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沈滞得死人枕投之魂氣
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差石蚘者久蚘也醫療既僻
蚘中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
令煑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
物以鈎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去故令埋於冢間也又
春月出南籬門戲聞笪屋中有呻聲嗣伯曰此病甚重更

二日不瘳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稱體痛而處處有䵟黑無數嗣伯還煑斗餘湯送令服之服訖痛勢愈甚跳投床者無數須臾所䵟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時又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爲之痿損

論曰有晉自宅淮海張氏無之賢良及宋齊之間雅道彌盛其前則云敷演鏡暢蓋其尤著者也然景𢥠敬愛之道少微立履所由其殆優矣思光行已卓越非常俗所遵齊高帝所云不可有二不可無一斯言其幾得矣徐氏妙理通靈蓋非常所至雖古之和鵲何以加茲融與文伯款好故附之云爾

列傳第二十二　　南史三十二